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集刊
第一期，頁 207 - 244，民 85 年 6 月

從王維詩作試探其青年期社會化的 的傾向

彭維杰

一、前言

我國民間素有「從小看大」的說法，在心理學上而言，即是具有「發展」的概念，但可能陷入早期定型的錯誤認識。而美國心理學家艾瑞克遜 (E. H. Erikson) 對人格的發展就曾提出「心理社會」的階段理論，他將人格的發展分為八個階段，每一階段都存在一種危機，而危機的解決對於未來每一階段的生活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①從這個理論看來，兒童時期的發展會影響青年期以後的人格，而青年期以前的發展對成年以後的人生，具有相當的影響，換言之，成年以後的人格表現許多是奠基于早年心理發展的歷程。在心理發展的歷程中，個體與生存的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在個體與社會環境接觸時，他時時刻

刻都在吸取外界的規範和要求，並同時內化於自身的發展之中，這種社會化的過程即形成了人格的部分特徵，而人格也在社會化的歷程中展現它的特色。②因此，以發展心理學的理論，③來觀察人類個體的人格發展，尤其是運用艾瑞克遜的關鍵期概念，可以較為周全的觀察與詮釋個體在社會化歷程中人格形塑的狀況。

①艾瑞克遜（*E. H. Erikson*）的心理社會理論，將人格發展分為八個危機階段，如下表：

階 段	年 齡	危 機
1	0 - 1	信任 ⇔ 不信任
2	1 - 3	自律 ⇔ 羞愧懷疑
3	4 - 5	創新 ⇔ 罪惡
4	6 - 11	勤奮 ⇔ 自卑
5	12 - 20	自我認同 ⇔ 角色混亂
6	20 - 24	親密 ⇔ 孤獨
7	25 - 65	關心後代 ⇔ 自我關注
8	65 - 死亡	自我完美 ⇔ 失望

參見陳仲庚、張雨新編著《人格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九年十月再版），第七章，第四節，頁一九〇至二〇〇。

②所謂「社會化」（*Socialization*）是指個人行為受環境中社會因素影響而改變的歷程。而在社會化的歷程中，個體必須從社會角色和社會規範的學習中養成他的態度和價值觀。參見張春興和林清山著《教育心理學》（台北，台灣東華書局，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十八版），頁二一五。

③一個人出生開始，身心的發展就不斷變化，「發展心理學」就是研究個體整個生涯，在身體、心理和社會功能等方面所有變化的學門。發展心理學之定義，參見Robert M. Liebert, Rita Wicks-Nelson, and Robert V. Kail著，游恆山等編譯《發展心理學》（台北，五南圖書公司，民國八十年六月初版），第一章「何謂發展心理學」，頁一至二五。

本文擬嘗試以這個理論來檢視唐代詩人王維青年期社會化的發展傾向。王維是杜甫眼中的「高人」，^④唐代宗敕筆下的「天下文宗」，謂其「位歷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長揖楚辭，調六氣於終編，正五音於逸韻，泉飛藻思，雲散襟情，詩家者流，時論歸美。」^⑤又是其弟王縉在〈進王右丞集表〉中所謂時輩推許的「高流」，言其兄「文詞立身，行之餘力，當官堅正，秉操孤直，縱居要劇，不忘清淨。」^⑥可說是王維的人品與文名皆享譽當代。但是宋代大儒朱熹卻批判道：「王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復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⑦朱子先言安祿山謀反，王維領僞署職一事，繼評其詩萎弱，意味王維陷賊不死，人品玷汙，連帶使其詩作也同遭軟弱無氣之譏，貶抑撻伐莫此爲甚！清人趙殿成因謂曰：「論者以其不能死祿山之難，而遽譏議其詩，以爲萎弱而少骨氣。…普施拘禁，凝碧悲歌，君子讀其辭而原其志，深足哀矣，即謂揆之以致身之義，尙少一死，至于辭章之得失何與？而亦波及以微辭焉，毋乃過矣！」^⑧王維人品究否「不足言」？而其詩又透露了何種人格氣度？令人頗堪玩味，實有深究之必要。

^④ 見杜甫〈解悶〉詩：「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漫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

^⑤ 見〈代宗皇帝批答手敕〉，收入清趙殿成《王摩詰全集箋注》（台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再版），上冊，卷首，頁一。

^⑥ 書同前注。

^⑦ 見《詩人玉屑》（台北，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台四版），卷之十五，頁二五六。

^⑧ 書同注五，序頁九。

尚書謂「詩言志」（〈舜典〉），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荀子云：「詩言是其志也。」（〈儒效〉），詩序則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朱子亦嘗云：「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⑨可知先秦兩漢典籍，乃至宋儒對詩作表達情志的看法，均相去不遠。因此，詩人藉詩抒發情志的同時，必有其塊壘寄焉。循此詩作以探索作者心理的可能發展，進而運用心理社會理論推求其社會化的傾向，並深入解析造成社會化的諸多因素，如此，對王維一生的觀察與研究或可提供較為深入而新穎的視野。

在發展心理學的理論裡，「社會化」現象在出生起即已展開，在艾瑞克遜提出的八個階段中，雖每一階段都是關鍵，但是十二歲至二十歲的青年期卻是準備邁向成人生活的關鍵階段，因為在此期的人格發展是屬於自我認定的危機時刻，而個體的社會化歷程，在這個時期即進入確認的關鍵期，如果自我認定的危機解除失敗，個體將會陷入角色混淆的困境而影響一生。因此青年期在人的一生當中便顯得特別重要。青年期的王維在這個階段的社會化危機中，自我認同的情形如何，此期王維的心理發展是否奠定了成年後的人格特質，而領僞職是否即此期心理發展影響的結果，凡此種種，下文嘗試透過發展觀點，逐一探索。

二、從青年期詩作看王維社會化的傾向

^⑨ 見朱熹撰，汪中斠注《詩經集傳》（台北，蘭台書局，民國六十八年元月），〈詩經傳序〉，頁一。

青年期的年齡，據心理學家的說法，約從十二歲至二十歲。^⑩這個時期即是精神分析學派所謂的「兩性期」階段，也是認知發展學派提出的「形式運思期」。近人希爾加德 (Hilgard) 根據精神分析學派的研究歸納出兩性期的人格發展為「自愛轉為愛別人、利他的動機，從對父母的依賴解脫出來。」^⑪詩佛王維處在這個階段，是否具備了利他與愛人等社會化產生的人格，王維二十一歲進士擢第之前的詩作，或可提供一些輪廓。除了詩，已無其他資料可供瞭解與掌握王維青年期的心理發展，殊為可惜。

王維詩據清趙殿成《王摩詰全集箋注》於詩題所注作詩年歲，二十歲以前凡九首，^⑫今人楊文雄著《詩佛王維研究》及莊申著《王維研究》等皆同趙說。^⑬九首詩作中最早的是十五歲寫的〈題友人雲母障子〉及〈過秦皇墓〉，最晚的是二十歲寫的〈息夫人〉。下文擬逐首觀察詩人社會化的發展，解析詩人在詩作中呈現的社會化基礎與傾向。

^⑩ 赫洛克 (Elizabeth B. Hurlock) 將人生分為十一個階段，其中青年期前期從十三或十四歲到十七歲，後期從十七歲到二十一歲。見赫氏原著，胡海國編譯《發展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五版)，頁十五至十六。莎莉·歐茨和黛安娜·巴巴利亞 (Sally Wendkos Olds and Diane E. Papalin) 認為青年期介於兒童期和成年期之間，約始於十二、三歲，結束於十八、九歲或二十歲出頭。見歐氏與巴氏原著《人類發展》，黃慧真譯《發展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九二年二月初版四刷)，頁四〇六。本文從後者之說，採最寬之界限。亦即艾瑞克遜 (Erikson) 理論的第五個危機階段，自十二歲到二十歲，見注一。

^⑪ 書同注一，第六章，第五節，頁一六四。

^⑫ 王維十五歲作〈題友人雲母障子〉及〈過秦皇墓〉，十六歲作〈洛陽女兒行〉，十七歲作〈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十八歲作〈哭祖六自虛〉，十九歲作〈桃源行〉、〈李陵詠〉及〈賦得清如玉壺冰〉，二十歲作〈息夫人〉等九首作品。見趙氏注書，同注五。

(一)〈題友人雲母障子〉詩

君家雲母障，持向野庭開，
自有山泉入，非因彩畫來。^⑭

詩題原註云：「時年十五」，是王維現存詩作最早的二首之一。

1. 社會化基礎：繪畫鑑賞力的養成與展現

張清華先生贊此詩云：「詩中“自有”、“非因”，通過前後的因果關係，突出了雲母障子上畫面的自然美。第二句句尾著一“入”字，則把死東西寫活了。」^⑮雲母屏風上自然產生的線條在王維筆下成了生動異常的山水，十五歲的年紀，即有這樣的鑑賞力，除了王維的天分外，或應歸功於家庭對王維的教育。

⑭見楊文雄著《詩佛王維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初版），第二章第四節〈王維年譜新編〉所列作品，頁一〇七至一〇九。莊申著《王維研究》（香港，萬有圖書公司），附錄三〈王維年表〉，亦同列九首。另今人張清華著《王維年譜》除列相同九首外，於王維二十歲時增列〈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從岐王夜宴衛家山池應教〉及〈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三首，與趙、楊、莊三說略異，故不採。見張氏《王維年譜》（上海，學林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九月），頁七至二七。

⑮本文所引王維詩，皆據清趙殿成《王摩詰全集箋注》，世界書局排印本。

⑯見張清華著《詩佛王摩詰傳》（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版），頁一八。

2. 社會化的傾向：

(1) 結交文友

從詩題知，詩人十五歲時，就結交文友，已有了社交活動，雖然不知此友究係何人，但家有山水畫般的雲母障子，顯係官宦或書香世家。

(2) 承襲與開啓同題同詠文風

王維此首詠屏風之作，在六朝時陳後主、周庾信、隋蕭愬等人已有相同題材之詩，^⑯至唐代詠障之詩更多，據趙殿成《王摩詰全集箋注》言，唐人同體而詠者有杜甫〈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齊巳〈二龍障子歌〉、張祐〈題山水障子詩〉及李洞〈觀水墨障子詩〉等，另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六所輯者有白居易〈素屏謠〉、李賀〈屏風曲〉及杜牧〈雲母屏風隔坐詩〉等，可見唐人自王維後以屏風同題同詠之風頗盛，王維此詩正表現其年少時即受傳統文風影響之一斑，亦可見其開啓詩風潮流之識見。

(二) 〈過秦皇墓〉詩

古墓成蒼嶺，幽宮象紫台。星辰七曜隔，河漢九泉開。

有海人寧渡，無春雁不回，更聞松韻切，疑是大夫哀。

此詩與前首同為王維最早的詩作。王維十五歲起離家遊於兩京，適經臨潼縣附近之秦始皇陵墓，見其規模宏大，又思古今變異，乃興松韻千古猶哀之歎。

^⑯陳後主〈詠屏風詩〉、周庾信〈詠畫屏風詩〉、隋蕭愬〈屏風詩〉皆見《淵鑑類函》（台北，新興書局，民國七十五年九月），第九冊，卷三百七十六，屏風五，頁六六二三至六六二四。

1. 社會化基礎：歷史知識的累積。

明瞭秦史梗概，以為本詩骨幹，且用松大夫典故入詩，展現了童年史學教育的成果。

2. 社會化傾向：

(1) 離家獨立

(2) 践履古地、親炙勝蹟

驗證童年的文化經驗，使所讀書卷與所行所見結合，豐富學識內涵。

(3) 提出質問於千古之後

雖然當時始皇已長眠近千年，而墓陵已成蒼嶺，詩人猶要發出知識青年之良知，對秦世苛政提出深沈的控訴！紫台、星辰、河漢在詩人眼中，正是荼毒百姓的鐵証。別說人們要拒渡，連動物也不願回顧，甚至植物都要發出哀鳴，詩人之批判，一層深似一層，足見其情緒之強烈。

(三) 〈洛陽女兒行〉詩

洛陽女兒對門居，纔可顏容十五餘。

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

畫閣朱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

羅帷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

狂夫富貴在青春，意氣驕奢劇季倫。

自憐碧玉親教舞，不惜珊瑚持與人。

春窗曙滅九微火，九微片片飛花環。

戲罷曾無理曲時，妝成祇是薰香坐。

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

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

此詩作於王維十六歲時，詩人正遊於兩都。或因旅居洛陽，對都城豪門之生活有感而作。今人張清華先生以為王維「在洛陽聽到莫愁女的傳說，又讀了梁武帝蕭衍《河中之水歌》……有所感才借用樂府古題寫下這首詩，反應當時的現實生活。」^⑯

1. 社會化基礎：年幼頗受傳統文學之薰陶。

此詩以樂府古題為目，內容藉莫愁女事改寫舖陳且用漢武帝燃九微燈迎西王母故事入詩，^⑰又引貧女西施事典作結，全詩架構之形成應是受到王維童年接受文學教育之影響。

2. 社會化傾向：

(1) 表現對貧富之價值觀

細審詩辭，洛陽女之極盡驕貴與其夫之無比豪奢，率因詩人末筆拈出貧女堪憐而全盤否定，顯現詩人年輕心靈對貧富之價值觀。

(2) 對現實生活具有認知與批判之精神

王維遊歷都城，清純的本心並未在紅塵市囂中消蝕溶化，反而理智的檢視城市生活的糜爛而加以批評，足見詩人在十六歲之年即有批判現實的能力和勇氣。

(3) 求仕心切，以貧女自況

張清華謂此詩是詩人「借以慨歎世間的不平，暗喻自己，雖少，有才華，卻不被重視，未得重用。」^⑲果若張氏之言，則王維年少求仕之心，當是十分迫切。

^⑯書同注一五，頁十九。

^⑰《漢武帝內傳》載漢武帝嘗於七月七日設座於大殿上，以紫羅薦地，播百合之香，燃九微之燈，以待西王母。

^⑲書同注一五，頁二十。

(四)〈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偏插茱萸少一人。

這是王維十七歲遊長安時所作。宋吳汎《環溪詩話》曰：「『遙知兄弟登高處，偏插茱萸少一人』，此兄弟之情也。」黃振民先生謂：「下聯不寫我念兄弟，偏從反面立意，寫兄弟登高念我，曲筆言情，尤為感人。」^{②0}張清華先生也云：「他設想家裡人想念他，卻更襯托出他思念家人心情之真切。」^{②1}

1. 社會化基礎：詩法類於三百篇

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謂此詩「即〈陟岵〉詩意，誰謂唐人不近三百篇耶！」〈陟岵〉為詩經魏風之一，寫征人登高望鄉，想像家人正在惦念自己的詩，王維此詩設筆頗類〈陟岵〉。

2. 社會化傾向

(1) 兄弟情篤，孝悌情真

王維十五歲即離家遠遊，出外兩年思鄉情切，詩中以兄弟為念，表現情真意切，足見離家之前，家中兄弟之和樂共處必深烙詩人心版。詩辭雖未及高堂與小妹，而登高必全家同遊，記兄弟之思，則勢必將思念其他家人之情寓寄其中矣，兄弟一端僅為代表。

(2) 浸染社會習俗

^{②0} 見黃振民著《歷代詩評解》（台南，利大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九月修訂版），頁二三〇。

^{②1} 見同注十五，頁二一。

九九重陽登高插茱萸活動，唐代詩人杜甫也有〈九日藍田崔氏莊〉詩，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朱放則有〈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詩，詩云：「那得更將頭上發，學他年少插茱萸。」可見登高插茱萸活動在唐代已成非常普遍的民俗之一，十七歲的王維當已受此習俗影響，乃有思親之作。

(五)〈哭祖六自虛〉詩

否極當聞泰，嗟君獨不然。憫凶纔稚齒，羸疾至中年。
 餘力文章秀，生知禮樂全。翰留天帳覽，詞入帝宮傳。
 國訝終軍少，人知賈誼賢。公卿盡虛左，朋識共推先。
 不恨依窮轍，終期濟巨川。才雄望羔雁，壽促背貂蟬。
 福善聞前錄，殲良昧上玄。何辜鍛鸞翮，何事與龍泉。
 鵬起長沙賦，麟終曲阜編。城中君道廣，海內我情偏。
 乍失疑猶見，沉思悟絕緣。生前不忍別，死後向誰宣。
 為此情難盡，彌令憶更纏。本家清渭曲，歸葬舊塋邊。
 永去長安道，徒聞京兆阡。旌車出郊甸，鄉國隱雲天。
 定作無期別，寧同舊日旋。候門家屬苦，行路國人憐。
 送客哀終進，征途泥復前。贈言爲挽曲，奠席是離筵。
 念昔同攜手，風期不暫捐。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
 未省音容間，那堪生死遷。花時金谷飲，月夜竹林眠。
 滿地傳都賦，傾朝看藥船。群公咸屬目，微物敢齊肩。
 謬合同人旨，而將玉樹連。不期先掛劍，長恐後施鞭。
 為善吾無矣，知音子絕焉。琴聲縱不沒，終亦斷悲絃。

王維十八歲與好友祖自虛同遊長安，詩言祖自虛「餘力文章秀，生知禮樂全。翰留天帳覽，詞入帝宮傳」，可見是一位詩文書法俱佳的聰慧青年，但不幸壽促而死。王維因同伴突然故去，內心悲慟而寫下這首五言排律的長詩。

1. 社會化的基礎：文史學識的浸淫

詩舉漢代終軍、賈宜之才以喻祖六，以神仙、竹林事自比於二人同遊，以季札掛劍、伯牙破琴事比於喪友之慟。可見在王維成長的歲月中，受到的文史教育十分紮實。

2. 社會化的傾向：

(1) 真誠交友

與詩文書法俱佳，才學優異的同儕結交，而友故爲文，以五言排律鋪陳，發抒沈慟、纏綿之情，溢於紙表，對友人一片真誠，令人感動。

(2) 為出仕而嘗隱逸

王維與祖自虛一同隱逸於終南山，而此時，當是王維遊宦兩都求仕心切之時，且年歲尚輕，即有歸隱的行爲，頗堪玩味。詩人此時隱逸也許想走「終南捷徑」，《新唐書·隱逸傳》序云：「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爲仕途捷徑，高尙之節喪焉。」青年時代的王維、祖自虛可能未及顧慮「喪節」之譏。

(六) 〈桃源行〉詩

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來去津。
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
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
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
 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
 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
 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
 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
 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
 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游衍。
 自謂經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
 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曲到雲林。
 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此詩作於十九歲，是詩人據陶淵明《桃花源記》一文敷衍寫成。明王士禎《池北偶談》曰：「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紅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王氏以爲王維以「自在」高於歷代桃源之作，因此，清人翁方綱《石洲詩話》稱：「古今詠桃源事，至右丞而造極。」，評價不可謂不高。詩人舖陳美境，極寫漁樵情趣高古、生活閑適之人間仙境，已異於淵明原作對無爭世界之嚮往。

此仙境之塑造，固然本於淵明之桃花源記，惟或因詩人遊歷都城，對現實社會豪奢糜爛、爾虞我詐的惡劣風氣不滿而予以轉化發抒。有後人以爲，天壤之間若桃花源者甚衆，清人趙殿成因謂「後之詩人文士往往以爲神蹤仙境。如韓退之詩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尤荒唐』劉禹錫云：『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流水山重重。』皆失之矣。右丞此詩亦未能免俗。」²²此言誠未就

詩人命意立論，以爲實寫人間，恐非的言。

1. 社會化的基礎：傳統文學的薰陶

本詩取材自陶淵明之作，又能深入體會其閑逸自適的文學精神，掌握其「自在」的境界敷衍成篇，可見在此之前，王維接受文學之薰陶，極爲澈底。

2. 社會化的傾向：響應隱逸思潮

王維十八歲以前曾與祖自虛隱於終南，無論是何目的，當世隱逸之風應已開啓，今人陳鐵民先生謂：「盛唐時代的隱者，主要有以下兩種情況：(一)爲出仕而隱居。唐代科舉考試的道路不平坦，許多士人累試不第，只好居于山林田園中苦讀，爲再一次應試作準備。……還有的士人借隱居博取聲譽，以求得到朝廷的征聘，即走所謂終南捷徑。……(二)因仕途失志而歸隱。……除以上兩種情況外，還有的隱者確乎是性樂山林，絕意仕進的。」²²而《舊唐書·盧鴻一傳》即載有玄宗下詔征聘逸人之事。²³王維身當科舉盛世的隱逸風潮之中，遊京求仕數年之後，不免營造桃源心境，以求安頓。

(七)〈賦得清如玉壺冰〉詩

藏冰玉壺裡，冰水類方諸。未共銷丹日，還同照綺疏。

抱明中不隱，含淨外疑虛。氣似庭霜積，光言砌月餘。

曉凌飛鵠鏡，宵映聚螢書。若向夫君比，清心尚不如。

²² 見同注五，上冊，頁七七。

²³ 見陳鐵民著《王維新論》（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一版二刷），頁一二四至一二五。

²⁴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二〈盧鴻一傳〉載玄宗下詔曰：「傳不云乎：舉逸人，天下之人歸心焉。是乃飛書岩穴，備禮征聘。」

詩題原註：「京兆府試，時年十九。」由詩題「賦得」及原注「京兆府試」知此詩為應試之作，王維雖則應試，卻不免與唐代文人如姚崇、王昌齡、崔顥、常建、李白等喜以冰壺自勉一般。可見「冰清玉壺」是盛唐文人共同崇尚的道德準繩。本詩詠玉壺冰純潔明淨的本質，末句自比雖有「清心尚不如」語，但也凸顯了作者高潔不凡的品格。顧安《唐律消夏錄》稱王維詩：「全是一片心地，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于世無忤，於人何尤。」引諸此詩，最能契合。

1. 社會化的基礎：承襲六朝詠物文風，又得風雅精髓

六朝詠物末流終入雕飾纖靡。王維此詩詠物而得葩經風骨，盡去纖弱之病，知詩人受前代以上文風與氣骨之影響不淺。

2. 社會化的傾向：共舉服膺當代士林之道德規範

由於是應試之作，「玉壺冰」的標舉，正表示詩人向政壇與士林的宣告，更具堅定及鮮明的意義。宣示恪遵共同的道德規範，足以說明王維的道德價值觀產生社會化的傾向。

(八)〈李陵詠〉詩

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
 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
 日暮沙漠陲，戰聲煙塵裏。將令騎虜滅，豈獨名王侍。
 既失大軍援，遂嬰穹廬恥。少小蒙漢恩，何堪坐思此。
 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非君誰相理。

此詩亦王維十九歲時作，詠漢將李陵為將門之後，驅敵勇猛，不意孤軍失

援降於匈奴事。筆勢高亢，頗有英雄氣魄，為王維青年期作品中最特殊的一首，朱熹「萎弱少氣骨」之譏評，無攻自破。

王維十九歲應試舉解頭，本詩作於中舉前或後，無從考之。不過審其作意頗有建功立業的經世意願，寫李陵「結髮有奇策，少年成壯士」句，亦有自比意味。此時無論中舉，皆足彰顯其積極用世之心。而李陵因投降未死遭族，詩人終有不平，謂李陵「投軀未能死」實因「深衷欲有報」之故，所以欲報者，蓋緣於「少小蒙漢恩」也，王維與太史公同調，相距八百餘載，太史公千古猶不寂寞。

1. 社會化的基礎：史籍典冊之披覽浸淫

李陵事見《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列傳〉及《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卷六十二〈司馬遷傳〉。尤以〈司馬遷傳〉中之〈報任少卿書〉一文詳述始末，最能明太史公之心跡。王維此詩言李陵「深衷欲有報，投軀未能死」，可謂浸染史冊窮通事理之所發。所發者，乃太史公之深意也。

2. 社會化的傾向：

(1)追尋英雄之典範

李廣以下，三代為將，驅逐匈奴保衛大漢疆域，誠忠臣之楷模，報國之典範，王維古體為詠，欲塑形象於當世，試雪深冤於大唐，誠青年壯士之舉也。

(2)肯定愛國意識及澄清其價值

李陵三代有功於漢代，卻因生降匈奴以致其母與妻子皆族，一門報國，猶遭大辱，這在詩佛年輕的心中定有同太史公之憤懣難舒。太史公稱「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②如此國士，舉

^② 見《漢書·司馬遷傳》（台北，鼎文書局），第五冊，頁二七二九。

事一不當，即受大辱致此，莫怪太史公「誠私心痛之」！王維當有同感，以李家數代公忠體國，且蒙漢朝恩典，一時陷蕃，必思他途以待契機報國，故暫降不死者，實爲忠臣之計，此心當世不解，惟有太史公知之，亦惟有王維深識之，故有此作。他試圖藉此澄清並建立其愛國意識與價值觀，以助其用世報國之志。

(九)〈息夫人〉詩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
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息夫人事見《左傳》，王維此詩之作則見《本事詩》，知此詩爲王維二十歲遊於寧王王府賦詩酬唱之作。今人黃振民先生評解曰：「此藉詠息夫人，以美餅妻之不忘情於故夫也。」²⁶《圍爐詩話》云：「唐人詩意不在題中，如右丞息夫人詩，使無稗史載其爲寧王奪餅師妻作，後人何從知之。」王維藉古寫今，蘊藉味高，王貽上《漁洋詩話》曰：「益都孫文定公詠息夫人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諧語令人頤解。杜牧之『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則正言以大義責之。王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更不作判斷語，此盛唐所以爲高。」張謙宜《見齋詩談》更評曰：「〈息夫人〉詩體貼出怨婦本情，眞得《三百篇》法。止二十字，卻有味外味，詩之最高者。」二家評價稱高，可見王維詩至二十歲時，造詣已高。

1. 社會化的基礎：春秋典籍之涉獵

²⁶ 見同注二〇，頁二二四。

〈息夫人〉詩，取材於《左傳》所載：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二子猶未言，楚子問而對曰一婦事二夫不死何言。王維以此喻寧王奪餅師妻而未加斷語，誠能掌握史籍人物之情態與心思，故而得後人「最高」之譽。

2.社會化的傾向：

(1)以才高遊於權貴上流社會

《太平廣記》卷一七九引唐薛用弱《集異記》所載王維年少度曲〈鬱輪袍〉爭解頭於公主府事，雖為小說家言，不可盡信，惟遊歷諸王之事，劉昫《舊唐書》本傳嘗載曰：「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昆仲宦遊兩都，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王薛王待之如師友。」可見確有其事。

王維十九歲舉解頭，正是少年得志，以其才情與自信，周遊於諸王權貴之間。年二十，於寧王府，見寧王奪餅妻而寫此詩。

(2)確立情感世界的價值觀

王維年少遊京，結交權貴，欲顯高才以求仕宦，但他並沒有因權貴賞識，而名利薰心，反而在冠蓋雲集的都城場域中冷眼靜觀，「息夫人」重恩情、輕名利的歷史形象正是王維進行人生價值判斷的具體顯示，青年期的王維已然具備了立足社會觀察人生的資格。

茲據前述的分析，加以綜合歸納，得到王維青年期詩作表現社會化的梗概，試製簡表於下：

類別	項目	內容	說明	詩作	備註
社會化基礎	1. 學識	1.文學的浸淫 2.經典的披覽 3.史籍的熟稔	以六朝文學為主 以詩經、左傳為主 以史記、漢書為主	③⑤⑥⑦ ④⑦⑧⑨ ②⑤⑧	詩作以代碼列出： ①題友人雲母障子 ②過秦皇墓 ③洛陽女兒行 ④九月九日憶山東 兄弟 ⑤哭祖六自虛 ⑥桃源行 ⑦賦得清如玉壺冰 ⑧李陵詠 ⑨息夫人
	2. 藝術	繪畫的養成	畫境的鑒賞	①	
社會化傾向	行為	1.離家獨立 2.遊歷都城 3.結交朋友 4.宦遊權貴	離鄉至長安、洛陽 遊名山、古蹟 與文友結交 遊王爺府	②③④ ②⑤ ①⑤ ⑨	司馬遷為武將李陵 說情致遭腐刑，而 王維此詩，亦間接 在心中樹立了司馬 遷的文人英雄形 象。
		1.親情融洽 2.友情真誠 3.愛情堅貞	兄弟情感和諧 以季札、伯牙自比 重恩情、輕名利	④ ⑤ ⑨	
		1.同流 2.批判	響應隱逸、浸染民俗 附從文風 (1)質疑暴政 (2)批評貧富不均 (3)平反歷史英雄	④⑤⑥ ① ② ③ ⑧	
		1.積極—求仕 2.消極—歸隱	遊都城、權貴 走終南捷徑 建造心境桃源	③⑤⑨ ⑤ ⑥	
	人生價值	1.建立楷模 2.建立價值觀	(1)英雄—李陵（司馬遷） (2)愛情—息夫人 (3)品德—玉壺冰 (1)愛國意識價值觀 (2)情感意識價值觀	⑧ ⑨ ⑦ ⑧ ⑨	

前表看來，青年期社會化的基礎偏重學識的訓練，而藝術的陶冶也是王維青年期之前奠下的基礎。這些學術藝術的才學根基，提供了王維在青年期社會化的養分，使王維此期社會化的過程顯得精彩充實，社會化的廣度也因此延伸到上流社會，而深度也達到價值觀的探討與建立。

王維青年期詩作所表現的社會化則呈現多樣化多層次的傾向：由獨自離家遊都，到結識上流權貴；由附從世俗文風，到批判社會歷史；由外在的行為表現，到內在的價值確立。雖然僅從詩歌作品考察，卻也見出王維在青年期這段人生發展的歷程是豐富多采的。

從艾瑞克遜的發展理論看王維青年期的社會化發展，他此期應克服的是自我認同的危機，就上述的分析與歸納言之，王維在自我認同方面至少具有七點傾向：

1. 試圖揭示品德修養的境界——闡發純潔明淨的品格標準。
2. 試圖尋妥安頓心靈的方式——建立心境桃源，以避俗事。
3. 試圖建立家庭責任感——出門遠遊，時刻思親。
4. 試圖確立兩性情感的價值——夫妻恩情重於名利誘惑。
5. 試圖肯定同儕友誼的重要——與友情難盡、意更纏。
6. 欲認定功名求仕的取向——遊都中舉，結識上流。
7. 欲展現社會認知的模式、標準與勇氣——檢視歷史價值、愛國精神及貧富問題。

三、影響王維社會化的因素探討

前述七項王維青年期社會化的傾向，是他在生長的社會和次團體的背景及環境影響下產生的信念和思想，心理學家認為這種影響是許多相互重疊的團體

與文化產生的，包括國家文化、一種或幾種種族文化、地方文化、社會經濟團體以及家庭（父母、兄弟、姊妹以及其他親戚）。這些團體與文化都在社會化過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⑦下文擬從家庭、社會階層、及文化等三方面對王維社會化影響較大的因素加以探討。

1. 家庭的影響

(1) 家庭結構方面

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詩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自己離鄉卻能遙知登高活動中，家人因少一人參與而思念遠方的自己，這種反筆含有作者預設的必然性，何以如此？就是因為作者是家中長子的緣故。根據專家研究，一般父母較為重視他們的第一個孩子；他們努力設想去對待孩子；他們對頭胎兒抱有高度期望，因此給頭生兒較多的注意和感情。所以頭生子成了家庭中的「小成人」，得到了知識、權力、權威和責任。另有專家認為：頭生兒說話年齡較早，在智力測驗上表現較好，較可能上大學，並且較可能成為專家學者。同時，也有証據顯示他們較有成就取向，較是一位文化習俗的遵從者，而且他們通常較會採用父母的標準和價值觀。^⑧王維此時雖年僅十七，但可能因是家中長子，有前述種種優勢的培養，在父喪二年後，思親作詩，頗有家長風範。

王維身為長子，對家中弟妹頗為照顧，有時因事離家要暫別一段時日，都會感到難捨，〈別弟妹二首〉詩曰：

^⑦ 見同注三，第九章社會化，頁三三五。

^⑧ 頭生兒在家庭結構中的特點，參閱游恆山等編譯《發展心理學》，見注三，頁三三八。

兩妹日成長，雙鬟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掩羅巾，
念昔別時小，未知疏與親，今來始離恨，拭淚方殷勤。
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慣，見人猶未覓，
宛作越人語，殊甘水鄉食，別此最爲難，淚盡有餘憶。

除了情感濃，責任感也重，他在〈偶然作六首〉之三的詩中有云：

日夕見太行，沈吟未能去，問君何以然，世網嬰我故。
小妹日成長，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儲蓄非有素。
幾回欲奮飛，踟蹰復相顧。……

詩中頗有無奈，但更凸顯他對家庭的責任感。王維在外也常想念弟妹，有詩〈山中寄諸弟妹〉：

山中多法侶，禪誦自爲群。城郭遙相望，唯應見白雲。

甚至不忘教育他們，〈山中示弟〉詩云：

山林吾喪我，冠帶爾成人，莫學嵇康懶，且安原憲貧。
山陰多北戶，泉水在東鄰，緣合妄相有，性空無所親，
安知廣成子，不是老夫身。

訓弟「莫懶」、「安貧」，儼然家長口吻。王維對弟妹關愛持續一生，尤其對大弟王縉，更是提攜不已，晚年猶請削官調弟回京。

長子身分促成了王維社會化的速度加快，使得小小十七歲的年紀，在憶兄弟詩中的表現就已像個小大人似的。

(2)家庭教養方面

有研究指出，男孩的智力功能和學業表現與他們和其父親之間關係的性質有關^{②9}，王維與其父處廉之間相處如何，無文獻可徵，但父親以上至高祖，皆曾任司馬或協律郎，可說是地方中級的官吏，王家是官宦之家，應是書香門第，王維自幼受其門風薰陶，對經典的披覽、史籍的熟讀及文學的浸淫，甚至藝術的陶冶，都是王維童年教育的重要內容，奠定了青年期社會化的基礎，因此十五歲即有詩歌佳作。而〈題友人雲母障子〉詩中的繪畫鑒賞能力當亦是書香門下培育的成果。蘇軾嘗謂王維詩「詩中有畫，畫中有詩」，^{③0}足見繪畫藝術的涵養成了王維詩相當獨特的詩風。《舊唐書》曾記載王維除了對繪畫造詣「非繪者之所及」外，更對音律精熟：「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咸服其精思。」《新唐書》也有相同記載。〈唐才子傳〉稱王維「九歲知屬辭，工草隸，閑音律。」，^{③1}其祖王胄，當過協律郎，可能對王維通曉音律之長才有所影響。這些教養方式對王維日後的成就而言，至為重要。

另外，有關文獻顯示父母本身的職業對子女影響力相當大，尤其「男性的職業影響兒子的職業選擇，但不會影響女兒的選擇」，^{③2}王維十五歲離家遊京，積極干祿，或許是受到父親以上先輩仕宦的影響。從人格心理學來說，是

^{②9} 見同注三，頁三四二。引心理學家 Lamb 1981 年的研究結果。

^{③0} 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見《宋人題跋》（台北世界書局），上冊，東坡題跋卷五。

^{③1} 見元人辛文方撰，周本淳校正，《唐才子傳校正》（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卷二，王維條，頁四一。

「由於父母自己的行為表現而提供某種情境，引發孩子的行為」，同時，「父母是子女認同過程中角色模仿的對象」，^⑬而王維在認同過程中，由於世代官宦，角色模仿的對象極為單純，到了青年期面對角色認定的危機階段，能輕易化解。

總之，無論是有形的教養，抑或是無形的行為或職業示範，對王維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都具有相當關鍵的影響。

2. 社會階層的影響

王維十八歲喪友作〈哭祖六自虛〉詩，曰：「城中君道廣，海內我情偏，乍失疑猶見，沉思悟絕緣，生前不忍別，死後向誰宣，爲此情難盡，彌令憶更纏。」道出深沉難堪的慟楚，可見二人交情甚篤。依詩中所言「餘力文章秀，生知禮樂全，翰留天帳覽，詞入帝宮傳」知祖自虛是一位雋才。王維結交與自己才學相當的摯友，在心理學上也認為「通常同輩團體中的人多半來自相同的社會地位」，^⑭據專家指出「青年期時，對朋友的要求是：一有共同的興趣，二能諒解他，三並讓他感到安全。社會地位相近的朋友，也比較容易符合這些要求。」，^⑮另有研究指出「人們常會選擇喜歡自己的人爲友，之後彼此影響，變得相似。相似性對青年期友誼而言，比其他時期更重要。或許是因爲青

^⑫黃慧真譯《發展心理學》，見注十，頁四三四。該書同頁也舉學者魏茲（Werts, 1966, 1968）的研究發現，百分之43.6%的醫生兒子選擇進入醫藥界，27.7%的律師兒子選擇法律一行，至於物理和社會科學家的兒子也表現出類似的傾向。

^⑬Lawrence A. Pervin 原著，鄭慧玲編譯《人格心理學》（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九〇年十月修訂七版），頁四九。

^⑭書同前注，頁五〇。

^⑮見胡海國編譯《發展心理學》，同注一〇，頁四一九。

少年正努力和父母有所區別，因此他們需要來自和自己在某些重要方式上相似者的支持。」³⁶而王維與祖自虛「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花時金谷飲，月夜竹林眠」二人的相似性不言可喻。因此，青年期的自我認同危機也輕易解除。

青年期的王維對朋友如此真誠契合，應是與同儕互相影響的結果，心理學家研究指出「青年的人格會受到同儕的影響，這不僅是因為自我概念得自同儕對他的觀感，也是因為同儕所讚許的人格特質，形成一種社會壓力，影響到他的人格發展」。³⁷這種人格特質影響到王維成年後的交友情況，在相近社會階層的條件下，他選擇了與自己相似性高的朋友，之後的交往便水乳交融。他交遊非常廣闊，據今人楊文雄先生研究，他的朋友計有詩友、官友、畫友、宗戚、國際友人及其他朋友等六項之多，其中詩友即多至十五位，當中不乏莫逆之交。³⁸

3. 文化因素的影響

(1) 育兒文化

王維是在官宦世家的教養下成長的，其實在科舉時代的社會中所形成的子女教養方式，可能相當類似，因此心理學家認為「子女教養方式是由文化塑成的」，³⁹也有專家從觀察中發現「兒童訓練在某些層面上是全世界一致的……，

³⁶ 見黃慧真譯《發展心理學》，同注一〇，頁四五四。

³⁷ 胡海國編譯《發展心理學》，同注一〇，頁四五八。

³⁸ 見楊氏著書，同注一三，第二章第三節王維交游，頁四二至九七。

³⁹ 見同注三三，頁二二。

但是社會化的某些特定目標和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在不同文化中可能有很大的差異。」^⑩所謂「某些層面的一致」，應是指育兒方式的基本要素－健康的維持和經濟的發展。在健康和經濟無虞的情況下，自然會進入到文化層次的追求。^⑪而在不同文化中追求的特定目標以及達成目標的方式自然不同。

十五歲以前的王維，在父親是司馬之官的官宦家庭，他所獲得的文化價值的培養建立，當是官宦之子，又是頭胎兒的王維，不可能或闕的培育方式。儒家的經世思想，很可能透過其四書五經的仔細閱讀下，逐次建立，在以應考為前題之下，深刻理解的學習活動，已使文化因子植入年少的心靈之中，這種育兒方式的特殊性，正是在中國科舉制度下產生的。這也就是王維為特定目標所進行的社會化活動。王維〈贈從弟司庫員外綱〉詩云：「少年識事淺，強學干名利」，識事既淺，而所以強學，蓋因科舉時代社會的傳統功名心態使然，心理學者指出：「文化環境的標準影響到社交群體對成員們的要求，群體要求成員們的行為能合乎社會接受的標準，如此，青年的人格就受到文化環境的影響。」^⑫由此詩更能證明文化對王維青年期社會化的影響，在這種育兒文化的環境下，王維青年期即認定功名求仕的取向，克服了自我認同的危機。

^⑩書同注三，頁三五二至三五三。

^⑪發展心理學家 Levine 指出，很多育兒習俗的建立可能都是為了促進存活。而其他方面的考慮也會影響育兒的方式，這些考慮主要有三大具有順序階層的考量方式：一是兒童的身體健康，二是兒童在經濟方面之行為能力的發展。三是擴展其他文化價值－例如道德、威信、財富、宗教的虔誠、智力成就、個人的滿足、自我實現－之行為能力的發展，使之成為系統化、精緻化及其有文化特色的信念、標準和意識形態。這三個階層必須先解決前者，才可能進入下一階層的方式。參考注三書，頁三五五。

^⑫書同注三，頁四五九。

(2) 典籍文化

顧起經〈題王右丞詩箋小引〉曰：

其爲詩也，上薄騷雅，下括漢魏，博綜群籍，漁獵百氏。於史子蒼雅，韋候鈐決，內學外家之說，苞井總統，無所不闢。尤長於佛理，故其摛藻奇逸，措思沖曠，馳邁前竈，雄見名灾。^④

所言王維一生作品的淵源，範疇十分廣泛。就二十歲之前的詩作而言，亦可看出典籍內容影響的情形。如〈桃源行〉源於淵明的〈桃花源記〉；〈息夫人〉源於《左傳》莊公十四年楚子滅息之事；〈李陵詠〉取材於《史記》、《漢書》。其他詩則多引典入詩，如〈哭祖六自虛〉引季札掛劍、伯牙破琴典故；〈洛陽女兒行〉引石崇、西施事典入詩；〈過秦皇墓〉引封松大夫事。凡此取材引典以爲舖陳詩篇，藉以進行詩人在行爲、情感、處世、甚至人生價值等多項社會化的作用，而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王維個人的人格特質。

例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除了王維十九歲的〈桃源行〉取材於此，以表現其遊仙的道家思想外，桃花源更是他成年後避世隱逸的仙鄉。安祿山亂，王維被拘於菩提寺，作〈菩提寺禁口號又示裴迪〉詩，曰：「安得捨羅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由於淵明〈桃花源記〉的啓迪，青年期的王維在心靈中便植入了桃源仙境，認同了隱逸的生活，也間接認定歸隱的角色。王維晚年亦官亦隱或基於青年期的認同所致。

(3) 思想文化

^④ 見同注十五，頁三引奇字齋本《類箋唐王右丞詩集》文。

青年期在思想方面的文化影響，略歸為二端：一為儒家思想，二為道家的隱逸思想。儒家的君臣之義見於〈李陵詠〉，夫婦之倫現於〈息夫人〉，悌友之情見於〈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朋友之情見於〈哭祖六自虛〉；仁愛之心見於〈洛陽女兒行〉，君子之德見〈賦得清如玉壺冰〉，可說是五倫之綱常、仁義之美德都表現在青年期的詩作裡。這些儒家思想對王維而言，至為重要。因為在自我認同的青年期，王維因儒家思想的浸染，使他建立了家庭的責任感，也肯定了功名濟世的人生觀，更釐清了君子高潔不凡的品德要求。《舊唐書》本傳謂王維「事母崔氏以孝聞」、「居母喪，柴毀骨立，殆不勝喪」，《新唐書》也說他「母喪，毀幾不生」，可見其事親至孝。又《舊唐書》本傳云：「閨門友悌，多士推之。」《新唐書》本傳說他「資孝友」，亦見其友愛至深。忠君愛國的思想和仁民愛物的胸懷在成年後的詩作及書表中皆有所表現。^④因此儒家思想在王維青年期以前的濡染認同，影響其一生行事。他在〈謝御書集賢院額表〉主張「親重儒門，將為教首」、「敦彼儒風，政化之源」^⑤即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崇。王維一生受儒、道、佛三家思想影響，而今人楊文雄先生嘗曰：「儒家思想應是他一生的主調」，^⑥這在青年期的詩中，大部分表現儒家思想，即可獲解。

^④ 忠君愛國的詩如：「單車曾出塞，報國敢邀勳」（〈送張判官赴河西〉）、「忘身辭鳳闕，報國職龍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漢家天子圖麟閣，身是當今第一人」（〈平戎辭〉）等。仁民愛物之詩如：「達人無不可，忘已愛蒼生」（〈贈房盧氏琯〉）、「守仁固其優」（〈獻始興公〉）。書表如「思折券者，寬其暴征。嘗書勳者，貰其宿負。道德齊禮，或其有恥之心。悔咎思愆，開其自新之路。」（〈門下起赦書表〉）。

^⑤ 書同注五，下冊，頁二三二。

^⑥ 參見楊文雄著《詩佛王維研究》，同注一三，第四章第三節，頁一九〇至一九二。

道家隱逸之思見於〈哭祖六自虛〉之「念昔同攜手，風期不暫捐。南山俱隱逸，東洛類神仙。」又見〈桃源行〉一詩之表現。十八歲以前的王維或曾隱於終南，前文雖謂或為求仕而隱，但已可見出詩人受道家思想影響之一斑。〈桃源行〉詩塑造的「仙源」，一改人間淨土為神仙居處。足見青年期時，心中已有道家天地，而他一生多次歸隱，可說是青年期自我肯定的人生形態。

四、王維青年期的社會認知探討

心理學家研究發現，青年期的孩子不再像兒童期一樣，毫不遲疑的接受父母和同儕們所認為的「是非」觀念。「他們以兒童期所建立的道德觀念作基礎，建立了自己的道德意識，把以前的道德觀念加以修飾與改變，以合乎目前更成熟的標準。」^⑦王維十五歲遊於二都，經臨潼秦皇古墓時作〈過秦皇墓〉詩，曰：「有海人寧渡？無春雁不回；更聞松韻切，疑是大夫哀。」對秦始皇陵墓的浩大工程提出質疑。十六歲作〈洛陽女兒行〉，以「誰憐越女顏如玉，貧賤江頭自浣紗」作結，與洛陽富家女顯出強烈對比，含有批判社會的用意，顯然已有自己的道德意識與標準，這便是社會認知活動的進行。

因為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也同時主動或被動地對社會化的內容作出應對的解釋，這個解釋即是對社會的認知，發展心理學家認為「社會化的歷程與社會認知的歷程是相互交織的」，^⑧所以當王維見到雄偉的秦皇古墓時，也同時產生了對歷史的批判，當年的浩大工程，消耗了龐大的人力、物力，於今雖有

^⑦ 見胡海國編譯《發展心理學》，同注一〇。頁四四〇

^⑧ 見同注三，頁三六八。

紫台、星辰、河漢的偉構留存，但是苛猛的暴政，卻也因此遺臭萬年，松大夫的悲鳴，難道不是最深沉的抗議！

詩人所以會有如此批判的詩作，原因可能在於青年是完美主義者，他的完美標準「並非只限於對自己行為的要求，也用來判斷別人的行為，他有很強的正義感，任何不合乎其標準，都無法容忍。」⁴⁹〈過秦皇墓〉中的松樹，便是詩人正義的化身，向歷史進行價值批判，因此，松樹便具備了道德意象，在王維的人格發展歷程裡，青年期即確立了松樹所代表的道德標準，所以成年以後才有詠松詩作〈新秦郡松樹歌〉，詩曰：「青青山上松，數里不見今更逢。不見君，心相憶，此心向君君應識，爲君顏色高且閑，亭亭迥出浮雲間。」此時的松樹「顏色高且閑」，道德意象的內涵較之〈過秦皇墓〉詩的松樹更為豐富。可見詩人的社會認知活動是持續發展的。

這種社會認知活動的呈現，正表示王維在社會化過程中，隨時以高度的智力及敏感去解釋各種情境而產生的結果，這個「解釋」的活動據發展心理學家的定義，認為應包括認知和情感兩個層面，認知的層面是確認問題的道德向度，諸如當事人將如何受到各種行動的影響；情感的層面包括對可能遭受痛苦的人們產生的同理心，以及對行為不端的人產生的反感等。⁵⁰二者交互作用而產生行動，即是道德價值的判斷。所以社會認知便是對社會化的內容作道德價值判斷，並無時無刻不在進行。因此，過去中國讀書人在閱讀經典或接受家庭文化、種族文化，甚而國家文化薰陶的活動時，也在進行對這些文化內涵的批判，王維年方十五、六，即有批秦皇、憐越女的社會認知，應可從發展心理學的理論，得到如此的詮釋。

⁴⁹ 見胡海國編譯《發展心理學》，同注一〇，頁四四二。

⁵⁰ 見同注三，頁四二二引 Rest 的理論。

而王維十九歲所作〈李陵詠〉對忠君愛國的詮釋，除了肯定愛國的行為意義外，也確立了他對忠君愛國之價值評斷的思考模式，這種社會認知對王維成年後的影響至鉅。

五、青年期社會化對成年後的影響舉隅

王維青年期詩作所反映的社會化傾向，經過前文的探討，呈現多方面的自我肯定，無論行為、感情、處世或道德判斷皆在青年期的危機階段有所確立，這個自我認定的結果必然對成年後的王維影響至鉅。因為「在人格發展過程中，青年期是很重要的關鍵時期，因此一個人的態度、習慣與行為形式都在這個時期建立完成，並帶入成年期，成為終身的生活方式。一個人是否成為一個成熟的、有果斷力、有社會意識的人，或是成為一個充滿挫折、反社會、有依賴性的人，完全取決於這個時期。」^⑫，如親情方面，王維表現親情的關愛與融洽，一生始終如一，弟妹年幼時不忍離家隱逸太行，及其長也，雖遊歷在外，猶時有詩作寄予弟妹們，或通消息，或訓勸勉。及至晚年，還因弟縉遠任蜀州刺史，上〈責躬薦弟表〉，記五不如弟，請求削官歸里，調弟回京任散職。青年期的王維，對親情角色的自我肯定，終生影響與弟妹的相處模式。

其他如友情的真誠、隱逸的嚮往、價值的確立等自我角色的認定，在王維一生中皆有明顯的影響。茲舉愛國意識之自我認同的思考模式一例，詳為闡述，以明其影響。

^⑫ 見胡海國編譯《發展心理學》，同注一〇，頁五一七。

王維十九歲作〈李陵詠〉， 在社會化的意義上， 它表現了欲確立英雄楷模的典範角色， 及肯定愛國意識與澄清其價值的傾向， 前者為具體形象的投射， 後者是抽象意義的認同。王維在李陵事件上， 對愛國意識的認同過程， 及心理運思的形式， 具有相當獨特的傾向， 透過心理學家 Rest 的道德模式來分析， 最為清楚。Rest 認為道德發展的第一要素是「解釋」， 前述提到「解釋」包括認知和情感兩個層面， 〈李陵詠〉一詩全文多本《史記》、《漢書》所載而作， 因此是屬於客觀理性的道德向度的探討， 亦即為王維對李陵事件的認知基礎， 但詩末所云「少小蒙漢恩， 何堪坐思此。深衷欲有報， 投軀未能死。引領望子卿， 非君誰相理。」乃屬詩人對李陵事件之情感層面的解釋活動， 而這層解釋則與太史公如出一轍。《漢書·司馬遷傳》謂李陵浴血會戰後兵敗生降， 太史公當時「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能得人之死力， 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 彼觀其意， 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 其所摧敗， 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故以此應召陳述， 不意因此誣上見腐。就漢書本傳此言觀之， 李陵雖降， 太史公本其有「國士之風」， 猶稱其忠， 雖則今降， 思其必伺機報漢。可見太史公對李陵事件的道德解釋， 偏重主觀情感層面的運思。王維作〈李陵詠〉之前， 對漢書等史籍應是浸染頗多， 且於李陵三代為將， 功在漢室， 却因孤軍失援， 奮戰而降一事， 知之甚詳， 始對太史公此種偏重情感的道德評斷持相同的看法， 亦即認同李陵忠君愛國的表現， 才會作詩以詠。

其實李陵初降之時， 確有待機立功於異域的打算。漢昭帝初年， 使使迎蘇武回國當時， 李陵為蘇武餞行， 曾說：「陵雖駑怯， 令漢且貰陵罪， 全其老母， 使得奮大辱之積志， 庶幾乎曹柯之盟， 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 為世大戮， 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事見《漢書》卷五十四〈李廣蘇建傳〉， 這與太史公對李陵「欲得當而報漢」的推測， 十分接近。太史公因此推其功、稱其忠， 不失史官春秋之筆， 王維對忠君愛國的道德判準， 當同於太史公。但是在「殉國」才是忠臣的社會共識下， 這種道德解釋並不見

容於當世。

王維肯定李陵的忠心，認同臣子應有愛國意識，但對忠貞的評價關鍵在於內心忠誠與否，而不在「殉國」的形式表現，如同太史公所言「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漢書·司馬遷傳》），這種思考的模式，即是王維青年期所澄清且認同的判準，對於他的一生影響至為深遠。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作亂，次年六月攻下長安，王維被俘，送到洛陽。關於王維這段遭遇，新舊唐書皆有所載。《舊唐書》本傳云：

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瘡疾。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洛陽，拘于普施寺，迫以僞署。祿山宴其徒于凝碧宮，其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惻，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嘉之，會縉請削己刑部侍郎，以贖兄罪，特宥之。責授太子中允。

《新唐書》本傳亦曰：

安祿山反，元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痢陽瘡。祿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中庶子，三遷尚書。

二書皆謂王維被迫領僞職，並以服葯陽瘡及賦詩悼痛表明自己不願受職及忠心唐室的志節。

王維在〈大唐故臨汝郡太守贈秘書監京兆韋公神道碑銘〉一文中自述陷賊之狀曰：「小臣若喪家之狗，僞疾將遁，以猜見囚。勺飲不入者旬，穢溺不離者十月。白刃臨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刀環築口，戟枝叉頸，縛送賊庭。實賴天幸，上帝不降罪疾，逆賊恫瘝在身，無暇戮人，自憂爲厲。公哀予微節，私予以誠，推食飯我，致館休我。」⁵²可知王維稱自己僞疾將遁是「微節」之行，而當時未死，是因安祿山「恫瘝在身，無暇戮人」，並非自己不死，而且在「刀環築口，戟枝叉頸」的情形下，被迫以僞署。面對逆亂，王維的看法在另文〈與工部李侍郎書〉中表白至明，他說「夫仁弱自愛者，且奔竄伏匿，偷延晷刻。窮蹙既至，即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安能決命爭首，慷慨大節，死生以之乎？」⁵³一般人面對賊亂皆「奔竄伏匿」，當然不能「決命爭首」，此與太史公之言「夫人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漢書本傳）可謂義近。王維自視爲「仁弱自愛」者，因此，他僞疾欲遁、不降逆賊且賦詩思朝的行爲自然可稱「微節」，這樣的忠臣表現，正是他青年時期所認同的英雄角色——陷蕃不死、欲報漢廷的忠貞義節，此時便是實踐當時的價值判準。艾瑞克遜的關鍵期理論認爲，自我認同確立之後，便會形成忠誠的美德，而忠誠的表現就是儘管與當代的價值體系有著不可避免的矛盾，仍能效忠發自內心的誓言。⁵⁴所以王維陷賊未死，且受任僞署的行爲，雖然不見容於當世，但是他卻履行了自己所認同的李陵模式，也就是太史公的道德解釋模式。青年期的王維對李陵之事的道德判準偏重情感層面，而至成年期自己陷賊，也同樣以「仁弱自愛」的情感層面主導行爲，認定內心的忠誠才是價值評判的關鍵，且勇者

⁵² 書同注五下冊，頁三三四。

⁵³ 書同注五下冊，頁二五七。

⁵⁴ 書同注一，頁一九六。

不必殉節，才有後人對他「致身之義，尙少一死」及「臨危苟全，大節有虧」的負面評價，或有以人性的軟弱視之者。^{⑤5}

王維自我認同的模式既不容於盛唐，因此，亂平獲罪時，常有愧意表示，以減輕自己承受社會價值體系的壓力，他在〈謝除太子中允表〉說：「臣聞食君之祿，死君之難。當逆胡干紀，上皇出宮。臣進不得從行，退不能自殺，情雖可察，罪不容誅。」^{⑤6}〈責躬薦弟表〉也稱自己「沒于逆賊，不能殺身，負國偷生，以至今日。」^{⑤7}足見至晚年猶為自己陷賊未死上表陳罪，以抒愧意於朝廷，博取諒解，這是不得已的作法。由此可見他為早年自我認同所付的代價，除了降罪貶官外，猶要悔過一輩子，不可謂不大。

六、結論

王維出身於仕宦家庭，且為王家長子，自小受到的教養和關懷自然較為優沃，對於典籍的閱讀、史冊的披覽，以及文學的浸染和藝術的薰陶，皆能廣泛受教，幼年的家庭教養為他奠定了豐厚紮實的社會化基礎。而長子的地位，也使王維在人格的獨立及親情的表達上，顯得較早成熟。

處在盛唐科舉時代的王維，所接受的以經世致用、追求功名為人生目標的育兒模式，是一般當時文人士子幼年教育的普遍傳統。苦讀經籍典冊的目的，雖然是為應試干祿，但也立下了學養根基。王維因此而接受儒道二家思想的啟迪，成為他青年期社會化行為的二條主線。

^{⑤5} 視王維陷賊不死為人性懦弱表現之論，參見楊文雄著《詩佛王維研究》，同注一三，第三章王維人格辨誣，頁一三三至一六二。

^{⑤6} 見同注五，下冊頁二二九。

^{⑤7} 見同注五，下冊頁二四六。

累積了前述的教養基礎，透過他十五歲起，離家遊歷的活動，開展了他青年期多采多姿的社會化歷程。由登臨山水，促成他歸隱終南山中、塑造桃源仙境、以及憑弔歷史古蹟，因此產生思親述情、遊仙隱逸、批判暴政等社會化傾向。也由於往返都城，促成他結交同儕、周遊權貴，產生浸染民俗、附從文風、締結友誼、堅定愛情等社會化作用。更由於遊歷的行動，在知見聽聞中，以認知建立了他的人生觀。從楷模形象的認定，使忠君愛國、夫婦愛情、及君子品德都有了一個行為道德的標準。在這些標準下，國家意識方面，他澄清了自己的愛國認知，也確立忠貞的價值觀。夫婦情感方面，他認定了恩情的崇高價值。

從發展心理學的觀點看來，王維青年期這些社會化的傾向，已經接近達成美國教育心理學家赫威斯（Havighurst）提出的青少年期的發展任務標準。⁵⁸他以為青少年「能在日常生活中與同輩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如〈哭祖六自盧〉中王維與祖自盧的友誼便是。他又說「在個人行為導向上，能建立起自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如〈息夫人〉、〈李陵詠〉中愛情與愛國的價值觀念，以及〈賦得清如玉壺冰〉的品德標準便是。在求職方面，他說「能夠選擇合於自己能力和興趣的職業，而且肯努力奮發為取得該種職業而準備」，如〈賦得清如玉壺冰〉為應試中舉之作便是。

由王維青年期九首詩作的深入觀察與探討，得知他遠遊思親具責任感，認定夫妻恩情重於名利，珍惜同儕知音情誼，認定功名求取的經世途徑，與心靈安頓的隱逸方式，也注重品德境界之揭示追求，更可貴的是展現社會認知的批判勇氣，並建立以價值取向的思考模式。這些青年期社會化的人格呈現，就如

⁵⁸ 赫威斯的發展任務論，參見注二書，頁四五至四七。

前文提到的心理學家希爾加德所說「愛別人」、「利他」的人格，是相當高貴的情操。

這樣高貴的人格，宋儒朱子猶要以祿山案謂王維其人「不足言」，今人楊文雄先生譏其「怯懦」⁵⁹，實為對王維自青年期所建立的忠貞價值之判準與其對此判準的思考模式未能深入觀察分析所致，這種以內心忠誠為價值判準的思考模式，自青年期建立後，一直左右王維一生，陷賊不死猶顯忠心，亂後數次上表言愧示忠，至垂暮之年仍舊言慚，皆可見王維對忠貞的思考模式之展現，只是朱子以理學家言苛責，楊氏以人性表徵概括批判，始未得其脈絡罷了。

⁵⁹ 同注五五。

主要參考書目

- 史記 漢司馬遷著 台北鼎文書局本
- 漢書 漢班固著 台北鼎文書局本
- 舊唐書 劉昫等撰 台北鼎文書局本
- 新唐書 歐陽修等撰 台北鼎文書局本
- 唐才子傳校正 元辛文房撰 周本淳校正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六月
一版
- 王摩詰全集箋注 清趙殿成箋注 台北世界書局 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再版
- 王維年譜 張清華著 上海學林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二月初版
- 詩佛王維研究 楊文雄著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民國七十七年二月初版
- 詩佛王摩詰傳 張清華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一版
- 王維新論 陳鐵民著 北京師範學院 一九九二年一月一版二刷
- 全唐詩 北京中華書局 一九九二年十月五版五刷
- 唐詩論評類編 陳伯海主編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一月一版
- 教育心理學 張春興，林清山著 台灣東華書局，民七十七年十月十八版
- 心理學名詞辭典 袁之琦、游恒山編譯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民七十八年九月
三版
- 人格心理學 陳仲庚，張兩新編著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民七十九年十月再版
- 人格心理學 Lawrence A. Pervin 原著 鄭慧玲編譯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修訂七版
- 發展心理學 Robert M. Liebert, Rita Wicks-Nelson, and Robert V. Kail 著
游恒山等編譯 台北五南出版社 民國八十年六月初版
- 發展心理學 Elizabeth B. Hurlock 原著 胡海國編譯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五版
- 發展心理學一人類發展 Sally Wendkos Olds Piane E. Papalia 原著黃慧貞譯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一九九二年二月初版四刷